

敘居夷集

陸曉亭著

陽明先生被逮責實錄時所著也溫陵後學丘養芳

刻巨傳諸同志或曰

先生之學專巨孔孟爲師明白簡易一爲世歸派分

枝節之繁微言天訓天下之學正宗之而獨如此焉

何况則解之曰

先生之資明曆登徹於天下實理固已實見而實體

之而養熟道疑則於貴陽時獨得爲多冥會叢趨收

聚者巨折諸聖任道有餘力而行道有餘功固其



夷者之爲之也古聖人歷試諸難造物者將降大任
之意無然乎哉養蒼生也後學不知本政不足厚
化

先王政令而教之歲月如流則在望愧無能爲新
去舊之可教而又無能爲元城之錄也引日月同校
傳者韓子柱送侄徐子珊去佩望先生門人
嘉靖甲申夏五朔日養蒼生以義書

目錄

卷之一

吊屈平賦潘敏

何陋軒記

君子亭記

遠俗亭記

慈儀圖序潘敏

送憲副毛公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龍溪堂閣答

鳳書錄全詩後序

卧馬塚記

賓陽堂記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瘞瘵文

玩易窩記

重刊文章軌範序

五經臆說序

答友人

答毛憲副書

答李宣慰書

答安宣慰書

答安宣慰書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

卷之二

去婦嘆

羅舊驛

元年春王正月

鐘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嶺

青平衛即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

移居陽明小洞天

適居糗絕請學士農將田南山求三石寄懷

觀稼

採蕨

猗猗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參韻

鳳雛次韻答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樹

寄友用韻

秋夜

採薪

龍岡漫興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老檜

却巫

過天生橋

南霽屋詞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

家儻作紙燈

白雪堂

來山洞

木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

曉霽用前韻書懷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南庵次韻

觀傀儡用韻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鄧席次王文濟少參韻

寄劉侍御次韻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明生

次韻送陸文順公憲

次韻陸公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參見過

雪中挑次韻

舟中除文

敎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朝音閣懷原明

閣中坐雨

霽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晚泊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登翠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幾道士壁
再過蕙溪祠用前韻

卷之三

咎言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運

望月

別交獻中

荅在抑之

八詠

南遊三首

憶昔登喬曰君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曰

憂與抑之昆季語

因雨和杜韻

赴譴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卧病靜感寫懷

後庭勝水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平山小嶽廟遇高僧賦

廣信元夕將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

過分宜望鈴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謁濂溪祠

宿萍鄉武雲觀

醴陵途中風雨夜宿剡州寺

長沙營周生

波湘

遊嶽麓書事

天心湖沮洳旣齊書事

目錄卷之終

居夷集卷之一

門人韓柱徐珊校

吊屈平賦

正德丙寅守仁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
原之事爲文而吊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泣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添兮焉
泊湛椒醢兮吊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水峻嶮兮
震又下累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歎嵒
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頽洞兮蛟螭山峯
兮無極空谷餘訝兮迴蒙寂接秋秋兮吟雨熊羆

兮虎交讀念曩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抵
魁魅遊兮群兇嘯嗽出入兮爲暴姦究妖繫正直兮
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滅幽叢薄兮疇偃懷
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
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五澤召甫
兮兮使騷娥飯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和之浦乘回
波兮泊蘭渚瞻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
言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幽峭亦焚讒鬼逋戮兮快
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愍君可復兮排帝閭嗚道跡
兮涓陽算懼囚兮其祥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

將予遺藏宗國淪兮摧肝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
回兮不忍遠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諛兮讒喙衆狂穉
兮謂繫揚已爲題爲魅兮爲讒勝者繫視若鼠兮侵
顛有泄繫忽舉兮雲中龍旂騰鬪兮颺風橫四海兮
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濟蒙
廓逝遠去兮悲軀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沉
湘沅楚山嶢峨兮無冬秋壘冢見兮涕泗世愈隘兮
孰知我憂

何陋軒記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臣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巨罪謫龍場古夷寨之外於今爲
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巨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
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羶服無軒裳宮室之
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
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巨爲陋也夫愛憎尚背
亂白黜浚奸窟黠外良而中整諸夏蓋不免焉若是
而彬郁其容宋庸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
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置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巨
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爲然也始予至無室

巨止爰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
之又陰巨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乎陋益
季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
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巨居予予因而翳之巨檜竹
時之巨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
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入之及吾
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各軒
曰何陋巨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
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
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鈞繫之術窮而按匿譎偽賅所

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巨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巨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曰
俟來者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築架楹爲亭環植巨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至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來而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沐浴群賢之交集風止蕙華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陞之則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巨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巨竹各各不愧於其名門人曰夫子益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杖巨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也而不憚也因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替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

顧應揚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
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
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
容隱也夫子之名其野曰何陋則固居自居矣
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
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六子來云乎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事也則居竹也人而
嫌居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
之

遠俗事記

憲副毛公廉不名其退舍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稠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巨提學
爲職又兼理天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不免焉舍所書
而曰吾曰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者焉是故諷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曰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巨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巨處之明巨夫之寬巨居之恕巨行之則不遠於

導書期會而可自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聞散疎放之是托呂爲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理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
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
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呂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
遠於俗呂求異者无非君子之心

悉候圖序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爲十二
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
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

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二時積四
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

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

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

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

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

風解凍爲蟄蛰始振爲魚負水賴祭魚之類月令諸

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

事是自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今巨秦若夫天道致

察乎氣運巨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

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
雨震雷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
書多稼則書或蜚雨或蟊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
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鵠來巢則書
凡此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
之于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云示世之君臣者
恐懼修省之道也大摠兵懷柔伯施公命繪王爲七
十二侯圖遣使四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
守仁爲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
之萌也使者曰何曰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其所不
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能忘也而後存於
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談志
之於弓矢几杖盤盃劔帶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
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遠涉
者喜親夫博奕博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
而於此吾是固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固知其爲
戒心之萌也夫始善傷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
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
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固良爲賢乎
由是因人事已達於天道因一月之侯曰幾失世運

會元曰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昔於漢
始吾是曰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敎而不辭也

送憲副使毛公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奉上之命
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
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
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
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
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
曰各進士從政向來里
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

公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獲其軍民外撫
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曰是召嫉取謗而
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慕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
乎今茲之歸脫疑聲利冉辛讀書樂石之清幽就
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嗚呼所加斯不謂之
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庶慊焉耳已公起拜
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老
大夫忠襄公文遠未盡其志欲仕則遺其辱教養則
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難重出而身爲外功業人
不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幾

志而不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
 於忠烈之朝拜太夫人於膝下曰夕承...
 孝公之顛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
 能釋然而忘之則公...
 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身自...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
 舍之而不藏者弱而不止者也...
 之其會之也有弗能藏者乎...
 其休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
 曰始之言道其也而不及於其心次之言

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自有
 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
 以贈從者

龍塲生問答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佞也愛不忘
 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喻乎陽
 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君欲去也龍塲
 生曰夫子之君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自有
 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
 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

之謂也。君子之仕也，曰行道不曰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以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曰供朝夕，子且曰吾爲道乎？曰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曰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曰力仕者，曰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曰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曰譴也。君猶父母

事之如一，固也。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曰道是，知命之順，所謂曰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腐業，君子不取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唯聖人而兼之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曰：聖人之事固非其類矣。曰：夫子不

屑於用也天子而苟屑於用蘭室樂器皆藉而於簪
被於几席蓍章之刈可巨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
者而况簪者乎陽明子曰蘭室樂器皆藉而於簪也
馨被於几席蓍章也而後可巨覆垣今子將北蘭
蕙而責之巨覆垣之臣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象廟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設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蓋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讀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遊普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奉之而不取
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曹之人蓋嘗觀之象
道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曹之人蓋嘗觀之象
毀於有鼻而德威於越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
之教若人也推及於其室之爲而况於聖人之弟
哉然則祀者爲非爲象也音象之祀其在于羽
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養神者豈以武而象之祠
於世吾於是益有巨見舜德之至矣人之將而
之也且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不爲知其終之
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巨孝蒸蒸又不格

支禮亦之古則已化而為德象猶不可言
謂佳自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其於善則必入於善
乎象蓋已也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更治其國象不
得已有為也斯蓋舜象之深而慮之計所巨夫特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弟焉
可也見象之既化於舜也則象之既化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討伐之命命於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始放於舜之封象勳君於象
言人生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
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侯之象也

斯義也君將自表於世使世人之不善雖象
可也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自化之也

恩壽懋德詩後序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

九其年

天子曰厥子侍御君貴至公益榮御史配為壽人在

朝之彥咸為歌詩修

上之德曰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青陽曰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違也載

是冊曰... 蔚然望飛雲徘徊瞻... 然而興嘆
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
嘆之曰... 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
聞詩禮... 於庭也大丈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
憲王公而下... 樞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敘
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不必捧觴戲綵已為壽
不必柔滑言甘已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已為
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
已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
是不為彼已拂其情而曰吾已為孝其得為養志乎

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
喜喜曰夕孰與名垂簡冊曰顯我於庶盡飲食口體
孰與澤被生民曰強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
變臯曰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感若是
也親已願其子而子弟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
之而親弗已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己是願其子
者賢父母也己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
不一遇焉其庸可異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怒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
其宣希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

孺人之慈凡其憚大奸使不得肆法大弊使不後作
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百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
亦孰非侍御君之所已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
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已修其身教其家誠可
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
云爾

卧馬塚記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倉崇
若頌若瀟若奔若伏布爲層壘擁爲覆釜漫衍破逸

驟抱涵迴中凝外完丙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
限巨重河敷爲廣野系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
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兆也禱於天
窅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
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詔卧嘔噴盤旋
纏纏嘶抹若故曰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
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
周融潤煦淑面勢遠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安謐植
樹葱蔚蔚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
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曰

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
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
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太行
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
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巨庶幾無憾焉耳已
豈曰邀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庶弗比庶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巨流行於庶
民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巨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家志之曰訓於我子孫巨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賓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曰義之職而傳曰馬騰職賓賓義巨賓賓之賓而
賓曰傳曰賓自其東而賓者也曰日易陽之屬爲
日爲天爲善爲善爲善治道於人也爲善也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善曰賓賓於而內
將巨賓君子而內也傳曰賓賓君子而內也
則如之何曰吾知巨君子而內之耳吾知君子
之也人其甘爲小人乎

寢室而歌之歌曰日遊東去西遊南遊北遊
日之寅吾且息荒東之日出宿吾再拜入曰
日之愛吾且荒息其歸其歸其日惟靈其
利惟雨勿忤其物惟鳥日靈勿謂終靈日
其光矣其光熙熙與尔偕作與尔偕宜其
時曰靈或時曰靈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興隆之南有岩曰月潭壁立千仞巖數百尺其上
頽洞玲瓏者若雲霞曰古之賢者樓殿門闕
縣若歎其絳帳帷帳終是德風之鵬翻集翔鶴

之糾蟠掃視之駭擲讀可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清溪停滯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大無極行旅之往來自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
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因踣煩
非復風好而惟至於茲岩之下則又皆洒然開豁
洗目醒雖庸庸俗俗者未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恋而不忍去則茲岩之勝益不言
可知矣若其巖隘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德頓飢悴自有休息之所而岩麓故有寺附岩之成

卒官吏與凡苗夷斫林之種運屬而居者歲時令節
皆於是焉羅疏寺斬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溥南朱君
文瑞按部至是樂茲石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
之請也乃捐資北材新其寺於君之石官為羅疏之
所曰吾聞為民者順其心而趨之使苗夷之人知
其尊君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君從而利道之不
亦可乎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巨為部使
休食之館曰吾聞為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
去適而民逸今旅無所食而使者出師行百里飢
下以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人而利之不亦可乎

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渾狄遠度其工千戶其基相
其後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
畢自是飢者有所飲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食饗
祝者有所贖依巨為遠度效誠之地而於岩之奇若
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
惟君子之政不必重於宏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
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
嚴密之時處方端息意危動善惡觸而乃能從其
山水泉石之行其心之所不思者而無未免於俗
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

可目不志也。公守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
增治於指僧劉垣常智奉勝及其屬王威韓儼之徒
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餘姚王守仁
記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有吏自云自京來者不知
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于苗家子
從篋落間望月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也來事不果
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半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
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曰此必吏自死矣坡

或薄意者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靈詢
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
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
童子持斧鋪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子曰嘻吾與
尔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
埋之又曰隻鷄飯三五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
哉曩荷人驟索荷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
尔皆中土之產吾不知尔郡邑尔烏為乎來為茲山
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自胤遂而
來此宜也尔亦何辜乎聞官吏自耳俸不能五斗

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平旦五斗而易尔七尺
之軀又不死而益尔尔子與僕乎嗚呼傷哉尔誠繼
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尔容
感涕盈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披撥崖壁行萬峰
之間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致
其中其能言無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謂若是
其速又不謂尔子尔僕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取謂
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無依而來瘞尔乃使吾有無
窮之嗚也嗚呼傷哉爾爾尔塞幽厓之狐成群陰
怒之虺如車輪亦必能爾於腹不致久暴露尔尔

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
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且吾未嘗一日之戚
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尔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
不宜復爲尔悲矣吾爲尔歌尔聽之歌曰連峰際天
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
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
官魂兮魂兮無悲已恫又歌曰慰之曰與尔皆鄉土
之離兮離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荷是
於茲兮率尔子僕來從予兮吾與尔遠自傷兮
尅而乘文囑兮登望故鄉而嗷嗷兮吾爲爾悲歸兮

尔子尔僕尚尔隨兮無言無侶悲兮道傍之塚
兮多申半之乖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厥餘
無尔飢兮朝友麋鹿暮獲接輿兮尔寒尔居兮無爲
屬於茲墟兮

玩易窩記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爲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之無微若乎其無
所指子平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
若徹道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居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其

春生焉精粗一於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厄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
自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若之權也夫吾知所
自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体立矣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遊於其間
辭其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於
密齋成曰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天子嘗居於密齋

嗚呼假我數千年巨學身其亦可謂大矣
重刊文章軌範敘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學者而錄之
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畫尚學之者有之曰文章
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其書之
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及見侍御王君
致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其本而校其差
謂諸方伯郭公董相與捐俸厚之書之於梓梓
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用其書者當
微有訓焉爲守仁敘一言於前其本自其家之言與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章
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如遠焉士君子有
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曰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曰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曰誓故舉業
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飾進是偽飾
羔雉曰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罔恭敬之實焉
其如羔雉何是也飾羔雉者非曰求媚於主致君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曰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煎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齊利一身家之腴曰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鄭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言至聖人天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盡舜其心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可曰進德聖人則知舉業之可曰達道也周召吾懼其勤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曰咨其希寵而之筮蹄也則二公之意究矣於是之言

五經臆說序

得魚而忘筮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筮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筮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筮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筮則筮與魚遠矣龍塘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什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師寫其胸臆之見而因曰撰情養性

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非誠
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目爲是亦
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答友人

詢及神仙有無無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
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
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髮已有一二莖變
化成白自光僅盈尺聲聞亟矣之外又能經月卧病
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

下見詢不得已疑爲足下
淳德疑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云
伯陽歷商周之代西
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
度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
其守吸動靜之道爲体清骨完又稟於受氣始先殆
所成非人力可及也若後世拔宅騰昇點化投
氏謂之外道者也若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
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

不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
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
世士陽子之流蓋亦外技術之士未可自爲道者
以磨慧能之徒則悲哉之矣然而未易言也天下
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百中
西酒不斟一塵而後可巨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豈
不罪

答毛憲副書

承遣人喻已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
道深情矣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愷不平亦非守仁使之
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守仁守仁亦未嘗傲太府何
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已
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
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已待死者奉信
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民禍福利害之
說守仁亦嘗講之君子自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
信禮義之不存雖禪之萬鍾爵位侯王之貴君子猶
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骨

子利而行之自曰爲福也况於派離竄逐之微乎
仁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之與遊日
有三死焉然而居之太然未嘗曰動其中者誠知生
死之有命不曰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
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曰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
無有曰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
爾魍魎而已爾吾豈曰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
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曰自勵不敢苟
有所矜頤而守仁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曰謝

與文公書

守仁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曰禦魍魎則其所
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其簡
仿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
逐臣之禮也使君不曰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
國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
乎自惟罪人何可曰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曰
禮辭使君復不曰爲罪昨者又重之曰金帛副之曰
鞍馬禮益隆情益至守仁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
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使君聖不可欺

求其說而不得燕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
米一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敬其諸金帛鞍馬使者
所臣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言
辭伏惟使君處人言禮恕物言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戒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奉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開
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
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之首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已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巨繩之使君必且無益
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
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
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自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
未之或改所臣長父若此者臣能世守天子禮法竭
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
燕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
盛矣

朝廷悉軍而罷縣之其誰目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

可增也。雖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臣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寇盜。巨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巨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頗將欲巨何爲使君爲然。政亦已非。謾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巨世有其土地人民。若衆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巨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

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衆政。使君將忍辭去之。不諫其又可再乎。凡此巨利害言。揆之於義。又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巨正對。幸亮察。

又

阿賈阿札等。鮮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姤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膏錫之巨。旣乃讀之。巨乃營營其心。不率乃有其迹矣。始三。

堂兩司得是說即飲聞之於

朝既而呂使君乎自忠實之故未必有是自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冒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退避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息其議所曰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文復徐徐公文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母諸軍呂次潛回其間分屯恭堡者不聞擒斬呂宣國威懼增擄掠呂重民怨毀憤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

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率知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又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曰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信熱有楊文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

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純何所用其陰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已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

之

論元羊春王正月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羊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尊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堪隔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既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於天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豈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豈不聖人亦人耳豈獨其有之

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論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虛暗而及其至也巧曆有虧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稱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皆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主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天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忍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

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天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天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

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公歷在辛卯前一度戊午師度孟

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本誓于有三年春武成一月
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字
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讀者
今合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說證之
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外
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
猶覆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
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中厄夏時之論
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无切而非謂其為
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
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
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
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
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論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史記
事之書論語自春秋則不可不盡紀事在春秋則
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

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文何以行夏之時
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
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夫殆不廢
乎言矣

居夷集卷之一終

居夷集卷之二

門人韓桂徐珊校

去婦嘆

楚人有間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歎所歸
去之山間獨居懷戀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
事而悲之爲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聞白壁君心亦何益
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簿良自謂敢忘君子賢
春華不再艷頹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

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盡出別強語令早悲
陋質容有緣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對缺之妾所資
妾行長已矣會同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情竟
無為傷姑意憐尔且為歡中厨存定旨為姑備朝飧
妾身自意于歸妾幸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盡從新入言
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顧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鷄鳴尚聞響天恣猶相隨
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群鳥飛
群鳥各有托孤妾去向之

寒谷多凄風樹木何蕭森浣衣問水合採苓山雪深
離居寄岩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鳴孤鶯吟
彈苦思彌切嶺屹隔雲岑君聰其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峰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布谷鳥啼村雨
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
杜洲身在寒即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喜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
異空山淮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

自派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岩頭時有鐘
鐘聲處處遺石壁千峰
在來信金砂九轉成遠地
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
更深年來夷險還忘卻始信
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
各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
清世獨便吾職
易窮途遠賴此心存
鑿窟瘴霧奉相待翠壁丹崖好
共論
款段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息

青平衛即事

積雨山途喜晴煖雲浮動水花明
故園日與清
遠敞溫涼思白苧輕烟際卉衣
窺絕棧時七月初
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備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
貫竹路從峰頂
入夜即人自日邊來
鶯花夾道驚春老
雉堞連雲向
晚開尺素屢題還
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
境多奇絕非尋
土時可淹留是謫官
猶記邊烽傳羽檄
近聞苗俗化

衣冠授替實有姑夷志再自難承救水權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埃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
迎風亦蕭疎漏雨易補緝靈籟響朝湍深林疑暮色
群猿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羈
匏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畧稱茆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

群峭會龍場戟雉四環集繡觀有遺宮遠覽頗未給
尋溪涉深林陟巘下層隄東峰叢石秀獨往凌日夕
厓穹洞蘿偃苔骨徑路遊月照石門開風飄客衣入

仰窺嵌竇玄俯聆暗泉急恣意亦清夜會真石菴邑
熠熠岩鵲翻安藟草蟲立點詠懷沂朋孔嘆阻陳楫
躊躇且歸休母使霜露及

移居陽明小洞天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登移居快幽迥
營炊就岩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董翼夷坎仍掃灑
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
豈不祭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
清泉傍厨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

樂雖無啓戟榮且遠塵竇路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莞尔笑周慮愧尔言上古處巢窟搭飲皆汗樽
迥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晴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
豈無數尺換輕裘吾不海逸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根絕請學士將田南山末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見山荒聊可田錢鏐遠易辨
民俗多火耕做習亦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
豈徒實口腹且巨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貪窠發餘羨
出春在明晨山寒身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稔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蔬須土濕
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蝻蝻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
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亦贊功母為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拔按陔崔嵬遊于望鄉國淚下心如摧
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身揖北望多風埃
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荷筒

荷筒獨遺竹青君時松蓋霖霖水雪深寒清風

自期相托雲壑無遺跡如何兩分
人事多翻覆有知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嶺有鷓鴣東海有靈禽
願言歸羽儀共舞蕭韶音風雲忽中變一朱難相尋
瑞鳥難遺塵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
哀哀鳴索佯病翼飛未任群鳥亦千百誰賞會其心
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未托雲泉深

溪石回落落溪水何冷冷坐石弄溪水欣然程我嫂

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
悠悠每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翁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
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
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瀆治鑿巖雜林條小構自成趣
開窓入遠岫崖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猶斲鋤花藥頗樵時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慰
輪奐匪致羨母令易傾敝

徑出山際谷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
鍾流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墻下棘束列因日寒黃柳林間蘿蒙籠覆靈軒
素缺農圃因茲得容論母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前帶動世外、屢出得、系、感、雖、異、俗、野、引、意、所、卷、
、夜、疾、、門、生、頗、群、集、、亦、時、展、
、性、所、、、林、行、或、沿、、遊、還、陔、巘、
、月、半、、、、、、、、、
、、、、、、、、、、

西園

方園不盈畝、疏卉頗成、分、免、壅、灌、補、籬、防、豕、蹄、
、、、、、、、、、、、、、、、、
、、、、、、、、、、、、、、、、
、、、、、、、、、、、、、、、、
、、、、、、、、、、、、、、、、
、、、、、、、、、、、、、、、、

水漬洞

送遠憩岵谷、濯纓俯清流、石溪板危石、曲洞藏深幽、
花靜、常、閤、暗、光、亦、浮、幸、三、泉、在、好、所、遇、成、庵、
好、鳥、雙、下、、、亦、群、遊、、、文、塵、、息、、、、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又寧無思
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
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絮始歸燕題鳩已先悲
有生豈不皆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

烟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窓響
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
丈

艱厓多雜樹上與青真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
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翔中有避世士真奴栖其巔

賢子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瘴虛寂耿耿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曠
草際見數騎取徑相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
投箸顧書童蓬頭檢卷有羞分腐吏坐坐銷燭煮樽浮
鳴琴衝曉帙盡知交離筵弄蓬蓬月曉疎林間丘
村翁或招飲洞客借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
緬懷風并與子載相爲說

艾草

艾草

艾之亦何益哉今香氣薰藉棘生者皆出刺傷人肌
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猶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有深林中百鳥驚辭易
虞人視爲妖舉網爭羅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
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群飛恣鳴遊向意虞羅及克貢來中州
金絲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
主人有隱冠編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

懼君不見容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
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飲遠陔見深情幸有弗顏
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情春
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後幾月秋風落高樹
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長趣
胡不携書來弟堂好同住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

腹轟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持晨發征夫已
折米石間溜炊火叢中廬烟峰上初日林鳥相
意欣物情適騰騰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杯且
相求若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
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樹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卧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
八門辨眉子言定還驚許遠行亦安適待竹書新

荒郡號難理况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綠
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御事時還理殘書
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于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黨
惟榮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意
玄景逝不虛朱炎化微涼相被谷中葛重陰殞衰黃
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鶻堂
天深爲書杳夢短闕塞長宵好天無數願言觀終償
惠我金石編微音教宮商調神不可即式尔增予傷

馨香獻肝膈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穿出晴月低簷入峰影
蒼然坐幽獨休尔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迹未屏
蕭瑟中林秋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
安得駕雲霓高飛越商景

採薪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栗深谷多風霜露霑衣濕
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路歸陰壑底忙甕還自汲
薪水良獨勞不愧食焉

尚擔青崖際登斧崖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
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般不斧安用歷
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榮釋詎足識
龍岡漫興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
兩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塞藍輿每
福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比言游

旅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烟花
盡孟夏俄驚暑木長絕壁千尋凌香靄深崖六月宿
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枏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開。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憂
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
萊斑。夢魂無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蘇水灣。

卧龍一去亡消息。千古龍圖漫有文。落落何人方管
樂。參間無耳聽咸英。江上漁人遺舊壘。草木蕭蕭
甲兵。共見門扉處。去相期採藥入青真。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墜旆旌。任尺已非賢者
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岩洞。蒼藓春應滿
石床。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野夫病卧成踈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
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
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憐
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槩。刮摩聊爾見
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巫

卧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
禱。裝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

應字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大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
遼鶴不來華表爛仙人一去石樓空
徒聞鵲駕橫秋久謾說秦鞭到
海東移放長江遠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齊書

矩矣中丞莫讓疑孤城援絕又知危
智簡不爲憐恨南八如
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
靈洪
知何處歲感邊人賽竣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岩殘雪已無多
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
匆匆山中懷在信幾從洞口窺
烟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菱荷

陸廣曉發

初日瞳瞳似晚霞
雨痕新霽渡頭沙
溪深幾曲雲藏峽
樹老千年雪作花
白鳥去邊迴駭路
青崖缺處見人家
遍行奇勝才經此
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又客歲侵尋
布屋新開楓樹林
漸慣省言因病
齒屢經多難解安心
猶憐未繫蒼生望
且得閒爲白

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巒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庭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遥

去年今夕卧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嘶迴外苑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更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

孝堂曾爲祈官開

家僅作八堂

夢者荒村燈重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淖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玉俠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榦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窓曉映群峯雪清簷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仙祠

古祠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萋萋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登

青嶽石門遥鎖陽明鶴應嘆山人久未歸

水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綠絕壁連峰窅窅入層雲山村樹掠驚鴉
陣間道雪深逢鹿群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
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

林山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三五素光輝
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蕭官信絕還鴈迢迢
奈何日有舟還舊德一簑江上世原休

結蠻居長嘆食無益飢野正爾群當路凍雀從渠自
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懷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胡車竟誰詩詠東曹
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明年江上却
還家會無一事驅使謾有虛名擬八義

澗草岩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
麥者海何曾見作塩路斷暫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
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群峯生玉笋

次韻陸食憲元日喜晴

城裏支隄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
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栢府樓臺獨倒景苑次松竹寫
寒聲布衾莫謾愁僵卧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火偶逢晴野燒峰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
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
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栢休教玉石遂同頰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
榻座上漸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

書床他年責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帶山雪春初復來花帶山白鷗亂浴清溪
上黃鳥雙飛紅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
朱顏好將吾道從吾當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松林隨處過村南日翁開野教新
續溪女分流浴種蚕樺火吠人依密植開鳧照影立
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卧楓堂愛石龕

山途

上山見日下山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遠
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
以爲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地驅馳任板輿調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
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
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峰客路無心處處逢
山色空濤石有泉聲青
壁環隨孤鶴下蒼松
山色空濤石有泉聲青
托寄新詩錢鶴飛欲書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勲業久辭滄海
竟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死寧期尚
得身念我不勞一髮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穉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
歲月成起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蒼蒼前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
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菱疎榻恨

共深莫笑鄭人談
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
鎮南大叅次韻

世味知公最
百年清德亦何慚
柏臺藩省官非
左江漢滇池道
益蘭絕域煙花憐
我遠今霄風月好
誰談交遊若
屈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庵次韻

隔水樵漁亦幾家
緣岡石路入溪斜
松林晚映千峰
雨楓葉秋連萬樹
雲新覺形體迷
物外未妨遊興在
天涯頗來不用勞
僧已備江鷗一席沙

日江波動客衣
水南深竹見山岩
靠漁人收網舟初
舊野老忘機坐未歸
漸覺雲間栖翼亂
愁着天北暮
雲飛年年歲晚長
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用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
何須傀儡夜登堂
繁華過眼三更
促名利牽人一線
長繩子自應爭詫
說倭人亦復浪
悲傷本來面目還
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岩寺藏春長不夏
五花映日艷於桃
山陰入戶川光
暮林影浮空暑氣
高樹老豈能知歲
月溪清自奇鑑

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
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輻
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
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次尋籌策相北流移入
畫圖莫恠當筵倍凄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冠難正閣下受用處也
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反然其餘亦類

足言者聊次韻守仁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晴敢負君臣
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節不
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
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舡明月負
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容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床無寐聽雷霖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春意

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袞線誰能補歲晚心丹自
動灰料得重闌強健在早看消息報窓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
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筵下小狝晴
更祈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遺遺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入靈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頤益
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迫路遶鄉山草
木榮京國交遊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愈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離邊竹笋青應
滿洞口堯花紅自舒倚藹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
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恹宿雲迷楚
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谷堪歸老杞國何人獨
擅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願不在枝頭

雪中飛次韻

雪裏桃峯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逾

勁始信寒梅骨自直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勝妾
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惜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蓬浴未殊處處送神懸楮
馬家家迎歲換飛符酒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歧謾
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綠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
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
音書五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叙浦山夜泊

叙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雜聲迴遠對崖影落中流
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五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
到閒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
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五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閩楊名父將到鵬前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峰頭沉閣
影林深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
滯州好景向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朝音閣懷原明

高閣虛臺千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
去送生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知縹緲近花原欲問武
陵游春尚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語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雨天睡起正開軒烟蕪張野平堤
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漸歲月歸心迢遞憶
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和欲手援

霽夜

雨霽猶餘暝色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

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靜動妄開來還覺道
心驚問津父已慚沮弱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飽飯不厭閑猶餘春睡得相閑簷前水漲遂無
地江天雲色忽看山遠客越墟招渡急舟人晒網得
魚歸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東巖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
墓靈樞青峰善老臺性愛烟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
須猜岩根老朽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

去時烟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蘆沙村市
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麻宇無官住花落僧房自
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岩扉

春來客思獨蕭蕭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
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盜爭群薄
暮號却憶鹿門栖隱地杖藜盪盪餉東臯

夜泊江思胡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云屋深隱地港清雷雨驟開江霧
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入千里月上春堤夜

匹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日熙熙春晴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開觀物能皆生
意靜悟天機入寸真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
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晴望長沙香霧中鷺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櫂良明
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鷺事晚水流應與客
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鷺羊山

福地相傳禁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仁有初平
石書罷誰能道士爲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
明多岩房一宿猶緣薄謾憶開雲住薜蘿

泗州寺

泗水西頭泗州寺經過轉眼又二年老僧熟認直呼
姓喚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僧詩留佛壁作
燈傳開軒掃榻相傾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家林玉幾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榻的臺依鶴
信書留蒼壁看鷺群春岩多雨林芳於水穿花石
潤分奔走連空家尚遠空林幾夢到雲門

再過武家林玉幾道士壁

曾回圖書識面真平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凋
覺

塵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垂學術說字雕刻愈精
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似昔

附居夷集卷之三

門人韓柱徐珊校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
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答言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
皦明月之在隙風颭颭以憎水兮鳥驚呼而未息魂
營營以悄恍兮目窅窅其焉極慄寒飈之中人兮杳
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
省之弗遑兮豈茶甘之如齋儼前哲之耿光兮耻周

累囚兮桎匪予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陔之
濛濛孰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孰禦瘵之
在頸兮謂予足之何傷重自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
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許以爲直辭婉變期巷遇兮豈
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
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
而蹈聖苟

聖明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辭曰予年將中歲月
適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

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各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
何尤兮

不寐

天寒歲云暮水雪闕河迥幽室黝魘生不寐知夜未
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鉅爲戚欣動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匪窳猶可陟水深猶可求
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遠迤烟震日頑洞
匡時在賢達歸哉蓋耕墉

有室七章

有室如麓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

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彼悔皎明。妻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絜。豈無白日。寤寐求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殯予匪血。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朝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云極矣。

讀易

居亦何事。省行懼安。且顧坐玩。裁易沈心。見微與
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曰蒙。戒爲寇重。括事宜早。
慕憲匪爲。節號號木。遑追遑四。獲我心盡。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間觸曰俱。括生單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
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可成。木石勿驚。驚歲暮。遠思鄉。高簷白日不到。
地深夜。黠鼠時登床。峰頭霽雪。開並閣。瀑下古松閒。
石房溪鶴洞。猿猱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半起。勞皇涕沾裳。
匪爲嚴霜坐。悲此明月光。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胡爲此幽室。奄奄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

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冰霜結末巷人稀閃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次仍多病報

士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養竝卧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半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
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未闌出浮雲高歌正凌婉
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友
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闕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
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
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蹶

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熟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
願言母詭隨努力從前哲

答汪抑之

去國心已惘別子意彌側伊邇聽昕夕况茲萬里隔
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衰親側
回思蔽水惟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

良無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
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
旅宿蒼嶽底霧雨昏朝彌問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
切嗟懷良友願言母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開楚越連峰鬱鬱天
緬懷蠟守隱磴道窮扳緣江雲鬱蒼壁山月流添川
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鷺湖有前約鹿湖多遺編
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交湛元明歌九章以贈程

子鐘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

之

其一

君莫歌九章歌之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
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在在易諧俗誰辨黃鍾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邀遊
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困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珠泗沓漫徹伊洛僅如絨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

嗟予不量力，跛蹙難致遠。屢興屢廢，兀喘息幾不免。
道逢同心人，節節倡予敢。力爭毫厘間，萬里或可勉。
風波忽相失，言之疾徒旋。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虛吸，誰爲嘆離群。
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所分。
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冥遊交，微逐晉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之應。
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聞命。

如何園中土，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有無，之即成空。
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
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
寸腸亦何遺，益言終不渝。玠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以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巖臺書
莫歌豐浦曲莫吊湘君祠蒼梧烟雨絕從誰問九
疑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奠以雙瓊
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
殘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佳嵬風飄迴鴈雪美入歸木歸
我有紫瑜珮雷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住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岩因寄儲柴墟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
方將事艱虞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
問我長生訣感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天地機
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厘

二

毫厘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
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
母爲氣所役母爲物所疑恬澹自無欲精專絕交馳

傳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
非君愛忠告斯語空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若吾所愛慎默長如愚

二君廊

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
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
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旣堂晷各以三詩意若
有歎焉是以賦也

一日後一日去子曰以遠惠我金在言沉鬱未能展
人生各有際道誼无所眷嘗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
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多萬里河山鬱蒼蒼
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可
忘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覩風吹兼葭雪飄蕩知何處
美人有瑤瑟清奏令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

以詩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才爲旬日別如若三秋期
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酒更湛君至崔子行相隨
有躡旋羅列語咲如平時縱言及微與會意忘其辭
竟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坐憶所夢默溯猶歷歷初談自有形論入無極
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
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于午當其窟
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携玩羲
易

衡廬曾有約相携尚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知

斜月橫窗牖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鶯鶯無寧枝
邈彼二三子怒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
髮幾人燈火坐荷香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
尚存郊憶故園新釣處燈籠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暮窅間已分天涯成死
別寧知意外得生還長流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更
事閒夢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版後成病眼開竹日新僧已
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
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卧病靜慈寫懷

卧病空山春後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
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看
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寒

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無得遠
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草萍驛次林見玄翁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急景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
散頗因詩景受閒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棹松梢晚
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屋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故峰蕭管隔秋雲有興欲到妨多
事鼓柁重來曾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
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群

唐信元名詩人字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
星橋渡碧空
何處忽談塵世
外百年惟此月
明中容途孤
我輝常事長
地相索覓
古風別後新
詩如不惜
衡山今亦有
飛鴻

夜泊石亭寺
皇陳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
喬太常諸友用韻

廿年不到石亭寺
惟看西山只舊青
白拂掛墻僧已
去紅闌照水客
重經沙村
遠山凝春望
江雨孤篷入
夜聽何處故人
還笑語東風
啼鳥夢初醒

懷望沙頭成父坐
江洲春樹何寺
青烟霞故國
虛夢

私風雨客
途直憤經
白髮
雙投終自信
木絃一絕好
誰聽扁舟
心事滄浪
衝波與漁人
咲獨醒

過分宜望鈿岡廟

共傳峰頂樹古廟有靈神
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
望裡存舊典捍禦及斯民
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
猛虎尾我後
倒崖落我左
絕壑臨我右
我足復荆棘
雨雪更紛驟
邈然思古人
無悶聊自有
無悶雖足珍
營惕三爾守
君觀真宰
意匪薄亦良
厚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
琴瑟在我御經書讀我几
措足踐坦道悅心有效理
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
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畧
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
至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
燈窓玩古易欣然獲我情
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
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
欽任復端坐玄思窺冥根
固生意息灰抱陽精
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
交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西絕

宜春臺上還春臺
山水南來紫翠哀
韓公亦多

袁從南浦美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
山色無時不可人
不用烟花費經營
點畫教刊落儘嶙峋

特修江藻拜祠前
正是春風欲暮天
童冠僮僕多歸詠
興城南無說有溫泉

右三先生祠

古廟香燈幾許年
增修還費大官錢
至今楚地多風雨
猶道山神駕鐵船

右孚惠廟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
沙溪馬渡水猶渾
夕陽歸鳥投深麓
烟火行人望遠村
天際浮雲生白髮
林間孤月坐

黃昏越南冀比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謁蔗溪祠 并鄉道中

木闕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漂衣巾薄書幽骨乘由
史祖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
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諸巖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遠
雲生竹隱晴溪已聞蘭去歇村楫漫隨東歸沮
微燈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似照湖西

曉渡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 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為得馬路通巴
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涉清源看
朝陽水雨昏黑投僧寺遠理

長沙客周生

旅倦憇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持相求禮禪意彌重
自言絕學餘有志冀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
近希小范踪遠為賈生勳兵符
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
願于且未志遠事極求孔
向也玉佐才開戶避隣閑知子

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繕意何以相
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即縱嶽麓何森森道在自
江山足將息賢迹尚堪踵何當謝爾來士氣多
涉相于嶽麓是遺跡止先哲遺蹟文士遺澤

興感伐寄言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涉晨瘴相流
踰岡後陟巘吊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載修
我來寔仰止匪伊事盤遊衡嶽爾瞻望祠野浮春洲
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春聚道誼自相
求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
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
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
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真浮埃
若時棄大化勿愧黜與回

陔岡採松栢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栢枝兩賢昔所依
緣峰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
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
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邀嬉渴飲松下泉飢殍石上芝
偃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水飛

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矣必茲山爲
戀繫芳從欲安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
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取形勝隔水瀟灑隱
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
屢乘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携周
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
僧寺淨中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
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淨口色是時峰巒盡開霽

亂流蕩槩濟條忽巖巖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
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
如故赤沙想像墟田中西嶼傾頽今冢墓道鄉荒址
畱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亘下拜朱
張魚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峯闕闕見江渚聞是
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篲功嘆
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齒摩青霄盤據各區編寰宇
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
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
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巧人補殘敝予聞此語

心稍慰野入疏族亦羅置欣然一酌才舉杯津夫走
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
鄙意正爲此倉率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迂見兩蓋乃
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與辭懇莫拒
多儀少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
先病夫沾醉須少憇入身暝色漸微茫却喜順流還
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仙宮酣倦
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寔天假信知行
樂皆有數步躡空儻夙好心尚首名山敢多慕齒角
虧盈公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答趙太守王推官

少來韻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
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
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七疑使我懷悱悞
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身爲予來飛蓋遙肅肅
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
令德倡高詞混珠愧魚自努力崇修名迂踈自懺谷

天心湖沮洳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
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阻楫

暝泊後江湖蕭條勞瘁疊月黑波濤驚蛟龍互睥睨
翌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泥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遙指
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滇滇雲霧中四望渺涯淡
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噫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
餽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
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撓志同稍足倚
以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泚收能率無事風雨亦浸弛
遂巡緣泚涓迤邏就風勢新張翼回湍倏忽逝如矢
夜入武陽江漁村穗堪騰糴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
江醪信滴濁聊復盪胸襟齊險在而無險倅豈常理

爾語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附居夷集卷之終

夫文曰載道也

陽明夫子之文由道心而達也故求之躍如也寃
之奧如也體之擴如也愛之美也傳之愛也此
居夷集所由刻也刻惟茲者見一班也學之者
求全之志烏乎已也門人韓柱百拜識

居夷集刻成或曰爲

陽明夫子之教致知而已諸文字之集不傳可也

珊謂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夫子屈夷三載素位曰行不願乎外蓋無入而不
自得焉其所爲文雖應酬寄興之作而自得之
心益之言外故其文閑曰肆純曰雅婉曲而暢
無所怨尤者此

夫子之知發而爲文也故曰篤其實而藝則傳賢
者得曰學而至之是爲教則是集也無非教也
不傳可乎如求之言語文字之間曰師其繩度
是則荒矣不傳可也集凡二卷附集一卷則

夫子達獄時及諸在途之作併刻之亦曰見無入
不自得焉耳門人徐珊頓首拜書